



大学译丛

自己

DER EIGENE GOTT

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

Ulrich Beck

[德] 乌尔利希·贝克 著

李荣荣 译

的

上帝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自己的上帝

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

〔德〕乌尔利希·贝克 著  
李荣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己的上帝: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德)贝克(Beck, u.)著;  
李荣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

(大学译丛)

ISBN 978-7-5327-7036-6

I. ①自… II. ①贝… ②李… III. ①宗教—研究 IV. ①B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2805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Ulrich Beck

**Der eigene Gott**

copyright© 2008 by Ulrich Beck

图字:09-2011-285号

自己的上帝: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

[德] 乌尔利希·贝克 著 李荣荣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327-7036-6/C·066

定价:3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9025

## 致 谢

经过多次细致讨论之后，本书进行了一系列修订。纳坦·兹奈德尔(Natan Sznaider)、埃德加·格兰德(Edgar Grande)与克里斯托弗·劳(Christoph Lau)在本书“出生过程”的每一阶段都阅读了书稿全文，并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提出的批评、补充以及关于深入阅读的建议，是激励我进一步修订本书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写作初期，纳维德·凯尔马尼(Navid Kermani)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本书的根本主题。沃尔夫冈·邦(Wolfgang Bonß)与斯文·希伦坎普(Sven Hillenkamp)也是如此。与阿诺德·安格嫩特(Arnold Angenendt)及其著作《宽容与暴力：〈圣经〉与刀剑之间的基督教》的公开辩论对我的论点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的长期讨论对于本文思路的形成更是不可或缺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然，本文的一切谬误与疏漏之责皆由作者自负。

在如今这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时代，至关重要的是要声明，倘若没有相关课题组在关于“自反性现代化”之本质的研究框架内所进行的探险，研究是无从开展的。而正是在德国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下，该课题组的创造性的讨论，我在宗教这座火焰上的这条迷人幽静的小径上的研究才得以展开。为此，我对德国科学基金会以及帮助本文得以付梓的所有人致以衷心感谢。

# 目 录

致谢 001

## 第一章 希蕾桑关于“自己的上帝”的日记：一篇非社会学的

导论 001

希蕾桑 002

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上帝 013

## 第二章 诸神回归与欧洲现代性的危机：一篇社会学导论 018

宗教与文明化世界社会之间的分歧 018

世界诸宗教共存与冲突的新形式：如何文明化世界宗教之间的冲突？ 037

## 第三章 宽容与暴力：宗教的两副面孔 043

“宗教”是指什么？ 043

个体化与世界主义化：自反性现代化框架中的宗教 058

## 第四章 异端或发明“自己的上帝” 084

对个体化的个体主义的误解 084

|                       |     |
|-----------------------|-----|
| 异端与正统：宗教自由的历史不可能性     | 089 |
| 第二次个体化：福利国家           | 106 |
| 宗教与反现代性、后现代性及第二现代性的关系 | 119 |

## 第五章 未预结果的讽示：处理全球宗教冲突的五种模式 123

|                   |     |
|-------------------|-----|
| 宗教个体化与世界社会的“精神”   | 123 |
| 市场模式：上帝的商品形式      | 134 |
| 宗教上中立的宪政国家模式：哈贝马斯 | 137 |
| 普世的世界伦理蓝图：孔汉思     | 141 |
| 方法论的皈依：圣雄甘地       | 143 |
| 革命？               | 144 |

## 第六章 和平而非真理？——宗教在世界风险社会的未来 147

|                            |     |
|----------------------------|-----|
| 导论：“各种普遍主义之间的冲突”           | 147 |
| 宗教激进主义的胜利，抑或世界主义转向？        | 149 |
| 宗教的“国家化”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     | 163 |
| 用和平取代真理：宗教作为世界风险社会的现代化的行动者 | 171 |

## 参考书目 180

## 第一章

# 希蕾桑关于“自己的上帝”的 日记：一篇非社会学的导论

一本书会在开篇就坦承其失败吗？会，并且就本书而言，尽管由于问题本身就包括了答案而使它明显暗含讽刺，坦承失败还是必需的。这并非傲慢（有的读者可能会这样猜测）；也不是带有个人自身局限与盲点的轻浮游戏。的确，杜撰出“自己的上帝”这个轻率的词语并“阐述”它（不管指什么），是需要点儿形而上的天真。不过，宗教领域与社会学领域之间在原则上的确是有点水火不容。

作为一名坚定信奉社会学启蒙之救赎力量的社会学家，我骨子里就是世俗主义的。世俗主义的假定，具体说就是宗教将随着现代化的历程而自动消失的念头，是不会轻易从社会学家的想法中消失的，即使历史已经驳斥了这个预测也还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宗教信仰的内涵，包括它们相对自主的力量与实在，它们看待人性的不同观点，以及它们那令全世界为之战栗的强大能量，却很少纤毫毕现地进入社会学家凝视的目光中。社会学家更关注于指出，虽然跳祈雨舞的印第安人没有真正祈求到雨水，但他们的舞蹈具有促进群体“整合”的“功能”，因此也成功地实现了“互动”。然而，这样的研究进路并未对宗教信仰的文化生产力与解构力做出任何解释。

社会学并不认为这样的空白是一种缺陷，相反，却视之为学科自身科学严谨的证据。这门学科只关注造物者与造物、永恒与流逝、来世与今生等宗教基本区隔中的一端。即使社会学家不否认宗教情感的深度与力度，他们也不愿接受宗教现象必须按照宗教思想来理解与解释的观

点。相反，他们还确立了“方法论的世俗主义”，据此，宗教现象主要被视为具有社会成因与功能的一种现象。它理当如此：这样才满足充满怀疑的科学头脑。

然而，这种视角遵循的是世俗化的进程。它在把宗教领域的去神秘化这一主导思想彰显出来的同时，又使得某些日益决定现实的东西，即宗教对现实的再神秘化，变得既不可见又晦涩难懂。因而，即便研究者没有宗教信仰，而是一以贯之地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也仍然免不了纠结，究竟是社会学怀疑论中支持宗教的倾向，还是反对宗教的倾向，最适合于既能解释“自己的上帝”的宗教意义，又能揭示其社会与政治能量。从而，本书的起点无疑是徒劳地寻求水与火的融合，换言之，既服务于社会学关于知识的主张，又服务于宗教本身的自我理解。

## 希蕾桑

3 希蕾桑(Etty Hillesum)是一位来自荷兰的犹太女子，她为世人留下了一本记录她追寻与发现“她自己的上帝”的日记。那本日记的内容开始于1941年3月，结束于1943年10月。在日记开头，这位年轻女士的存在已经遭到了纳粹种族论谬误的威胁，但也尚能过着普通公民的日子。随着外在生活越来越受限制，希蕾桑逐渐将视线转向内在。她阅读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圣经》。慢慢地，几乎是难以察觉地，她与自己的对话变成了她与上帝的对话。希蕾桑甚至还形成了一种向上帝倾诉的独特风格。她与上帝交谈就像同自己说话。她直接向上帝倾诉但没有丝毫的不自然。发现自我与发现上帝、寻找自己与寻找上帝、发明自己与发明上帝——所有这些全都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了一起。她“自己的”上帝既不是犹太教堂或基督教堂里的上帝，也不是与“无信仰者”相对的“信仰者”的上帝。“她的”上帝不知道异端、十字军东征、宗教法庭难以言说的残暴、宗教改革以及反宗教改革等，也不知道宗教所促动的恐怖主义发起

的大屠杀。她的上帝既与神学及教义无关；又无视历史，或许正是因此，她的上帝既是仁慈的也是无所助益的。希蕾桑在日记中写道：“祈祷时，我从不为自己祈祷，而总是为他人祈祷，或者我就是与我的内在最深处——简单起见我称之为上帝——进行或疯狂，或天真，或严肃的对话。”（Hillesum，1981：165）

我们需要宗教社会学中公道对待宗教主观维度的视角——即便以这样的标准来评价将意味着研究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具有非凡揭示力的宗教传记、自传以及见证等诸多资料，现在来让其中一份见证自己说话，并进而对它做出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1942年7月11日，周六上午，11点。如果语言像泉水那样自然而然地从我们身体里涌出，那么我们就真的只需诉说生命中最终极与最深层的事情了。如果上帝不帮助我前行，那我就不得不帮助上帝。整个尘世慢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很少有人可以逃脱。这是我们不得不熬过的阶段。这里的犹太人都在传讲诡谲的故事：在德国，人们被活埋或被毒气杀死。就算确有其事，传讲它们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我都得面对，并独自承担一切。我的心不会被苦楚击溃，即使是极度悲伤与黯然绝望的时刻都会给我留下养料，最终使我变得更坚强。对于周围的实际状况，我不会自欺欺人，甚至不再假装我在试图帮助他人。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助上帝，如果我做到了，那么我也能够帮助他人。不过，要是对此抱有任何英雄主义般的幻想也是错误的。

倘若我受命要在一周之内出发去德国，我不知自己究竟会怎么做。假设明天就收到传讯，那我该怎么办？一开始，我不会向灵魂倾诉，我会蜷缩在屋里最安静的角落，尝试聚集我全身心的力量。我会剪短头发，扔掉唇膏。那一周里我还会努力读完里尔克的信件。我会带上由用剩的厚衣料做的那条裤子和那件外套。我会带上

《圣经》和薄薄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及《时辰祈祷》<sup>①</sup>，我的帆布背包里还有装它们的地方吗？我不会带上我所爱的人的照片，但我会将他们的音容笑貌深藏在内心最隐秘的角落，这样他们就会一直陪伴着我。……即使我无法活着出来，我是如何死的大概也能说明我是谁。不管怎样，这不再是远离某种情形的问题，而是我在特定情形中该如何行事以及活下去的问题……

主日晨祷。亲爱的上帝，这是可怕的时刻。昨晚是我第一次毫无睡意地躺在黑暗里，人类受难的景象在我眼前一幕幕闪现，令我的眼睛感到灼热般的疼痛。上帝，我向您承诺一件事，一件小事：我不会让今天令我喘不过气的恐惧延续到明天，不过，这需要些锻炼。一天担当一天的痛苦就足够了。上帝，我应该助您不遗弃我，但我无法提前保证。有件事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晰：您不能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帮助您，并且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我们自己。唯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依然留有您伫立的位置。或许我们能帮助您进入其他人备受折磨的内心。亲爱的上帝，看起来您不大能改变人们的处境，它们恰是我们生命的所有部分。我不认为您要为此负责。未来的日子里您会要求我们做出解释。几乎每一次心跳都告诉我，您不能帮助我们，但我们必须帮助您，并在我们存在的最深处留有您的栖居所在，直至永远。是的，的确有人在最后时刻还想着夺回他们的吸尘器和银器，而不是捍卫您——亲爱的上帝。还有人仅想挽救自己的身体，但身体不过是无数惊恐与苦楚的居所罢了。他们说：“我不要落入他们的手中。”但他们忘记了，只要在您的怀抱中，我们就不会落入任何人的手中。我又一次渐渐冷静下来。上帝，感谢与您的这次对话。不久我还会与您有更多的对话，希望以此防止您遗弃我。或许，您与我同在时也会有感到贫乏的时刻，那是我的信仰未能滋养您的时刻，但相信我，我会为了您而一直努

① 里尔克的两部著作。——英译者

力，保持对您的信仰，不会让您离开我的心。

亲爱的上帝，我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巨大的苦难；令我感到害怕的是无数琐碎的日常操心，有时候，它们就像毒虫那样啃啮我们。好吧，我只让绝望的情绪轻轻地触碰一下我的内心，并且每天都对自己说，我又安然度过了一天，在舒适安逸的家里，四周的围墙依然保护着我，如同熟悉的旧衣服包裹着我。我今天还有足够的食物，夜晚还有铺着白床单与暖和毯子的床等着我。所以，请不要再让我为这些琐碎的物质担忧消耗哪怕一点点能量。让我充分过好每一分钟、享受每一分钟吧！让每一天都充实、每一天都成为支撑未来不幸与忧伤日子的坚实基础吧！

近日狂虐的暴风雨把屋后的茉莉花冲打得一片狼藉，凋落的白色花瓣漂浮在车库低矮屋檐上那泥泞乌黑的坑坑洼洼里。但在我内心某处，茉莉花盛开如昔，娇嫩甜美。亲爱的上帝，花香拂过您在我内心栖居的住所。如您所见，我悉心照料您。在这阴郁黯淡、暴雨肆虐的周日清晨，我不仅向您哭泣、向您倾诉我内心的恐惧，也为您奉上沁人心脾的茉莉花。我应该把我在途中见到的所有花儿都献给您，那一定会有很多。在我的照料下您会舒适无比。这么说吧，假如我被关进某间牢房，即使隔着钉满横条的窗子，只要还有一丝力气，我也会将那悠悠白云摘下献给您。虽然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您可以看到我最好的意愿。现在，我将回到今天的现实中。今天我会遇见很多人，很多邪恶的谣言与威胁将向我压来，如同敌军猛攻一座固若金汤的堡垒……

6

我想有一天我会成为我们命运的编年史作者。我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记述这些事情，并将它们贮藏于我的内心，以防有一天我不再有机会将它们写下来。我的感觉会变得麻木，但我还会恢复生机；我会跌倒但还会爬起。过些时候，我还会成功地发现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宁静的空间，我会在那儿一直等待，即使等待若干年，也要等到生机重现，等到语言复苏使我能去记录那些必须被见

证的事情。下午4点，原来今天与我的期待截然不同……

苦难是如此沉重，但在白天已然消退的黑夜，我时常在带刺儿的铁丝网旁轻快地跑步，我感觉心里满当当的——情不自禁，就是那样，我就是无法抑制：生命当中有种东西是如此伟大，光华璀璨。今后，我们不得不重建整个世界，我们不得不从自身内产生出一点爱与善意，以此对抗不断出现的罪恶与暴行。我们的确在承受苦难，但我们一定不能垮掉。如果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个时代，身体与灵魂安然无恙，尤其是灵魂既无苦楚，也无仇恨，那么，当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有发言权。或许我是一个痴心妄想的妇人。我希望有自己的发言权，不论它是多么微小……人总想抚慰累累伤痕。

(Hillesum, 1981: 154, 155, 159—161, 178, 224)

希蕾桑表达与体现的是看起来完全矛盾的事情，或许，打动我们的是这种个人的、亲密的、对话体的声音里孩童般的真挚。她没有仇恨残害者，而是信任她自己的上帝。我们看到，即使是在面对伤害的时候，她也在质疑伤害。她写道：“如果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个时代，身体与灵魂安然无恙，尤其是灵魂既无苦楚，也无仇恨，那么，当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有发言权。或许我是一个痴心妄想的妇人。我希望有自己的发言权，不论它是多么微小。”

7 虽然她在灾难面前完全无助，并且字里行间渗透着受害者的纯朴，但她并不承认自己的受害者角色，“人总想抚慰累累伤痕”。陷入绝境之时，她否认受害者的境遇是无望的，并重塑他们行动的尊严。“……我们不得不从自身内产生出一点爱与善意，以此对抗不断出现的罪恶与暴行。我们的确在承受苦难，但我们一定不能垮掉。”（同上书：224）

希蕾桑是一位犹太人，但她出生在一个犹太认同并未发挥作用的犹太人家庭。正是因为犹太人身份，她被投入集中营并在那儿遇害，但她并未接受过犹太人身份。不过，她也没有皈依基督教。希蕾桑体验与信仰的是彻底的自己选择的上帝。在她的信仰里，没有犹太教堂，没有基

督教堂，没有宗教社群。难道说希蕾桑活着的时候没有认同犹太身份，但却因犹太身份而死吗？

即使是关在集中营的那段日子里，希蕾桑也是没有归属的。她用来形容自身遭遇的比喻是“海难”。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溺水的人们相互推挤，试图攫住一片浮木。

那时候，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将他人推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溺死。这样做实在太渺小，我根本不关心推谁挤谁。我设想我正漂浮在大海里，仰望天国，渐渐变得谦卑顺从。（Hillesum, 1981: 169—170）

正如纳坦·兹奈德尔所言，这种“没有归属”的状况既令犹太人成为欧洲的世界主义者，也使他们沦为纳粹面前没有抵抗力的受害者。

“欧洲犹太人既是被同化的，也是正统的，既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Sznajder, 2008: 96）恰恰是希蕾桑的这种没有归属，与反犹主义心态的本体论恶意，以及反犹国家立志消灭位于德国及欧洲中心的跨国犹太文化与社会的决心发生了抵触。

希蕾桑的日记向今天的人们传达了什么信息呢？善良的犹太人是指没有犹太认同，并且以一种夸张的迫切去爱她的敌人、原谅其行为不能被原谅的德国屠杀者的人吗？“我愿走遍欧洲所有集中营，站在每个集中营前面。我并不想居于所谓的安全之中，我愿意在场，我愿在任何地方都与所谓的敌人建立一些人类情谊。”（Hillesum, 1981: 213）希蕾桑不仅说出了“与所谓的敌人建立一些人类情谊”这样有深层争议的话，甚至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对于发生了些“什么”以及要原谅的是“什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不正是这些话使得希蕾桑的日记在打动了众多读者的同时又让其他人感到不快吗？

“我身上没有成为诗人的禀赋；有的只是能让我成长为诗人的一小部分上帝。”（同上书：214）日记里的这一平静陈述，在指明希蕾桑在“被野蛮地颠倒了的世界里”的生命源泉的同时，也为研读日记的读者

带去了或照亮生命，或大吃一惊，或惴惴不安，或平和喜乐等各种不一而足的感受。几乎是不自觉地或偶然地，通过她的内省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希蕾桑成功地彰显了“风格即上帝”这条普遍真理。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的这句话在希蕾桑的日记里具有了确确实实的力量。希蕾桑在日记里形成的风格并未充当上帝的替代品(如贝恩所指的那样)。更准确的说法是，希蕾桑在日记里与上帝说话就如同与自己说话。她的风格造成了读者直接加入祈祷的印象，而这样的祈祷有如同身边沉默的、没有助益的上帝对话。“祈祷时，我从不为自己祈祷，而总是为他人祈祷。”这些“他人”包括折磨她的人、押送途中的某个夜晚与她说话的“阴郁的年轻军警”，“这样的夜晚我一下瘦了五磅”；(Hillesum, 1981: 224)还有与孩子说话的母亲，“如果不把布丁吃完，押送途中妈妈就不陪你”。(同上书: 225)希蕾桑写道：“我感觉仿佛集中精神就能将人们心中最好和最深的东西唤醒，他们向我敞开，每个人自身都是一个故事，是生活本身告诉我的故事。”(同上书: 216)

9 那正是其日记的风格之秘。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听众，同时还作为叙述者被引领进希蕾桑与自己的对话之中。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讲给自己听，从而也讲给希蕾桑听，讲给上帝听。因而，恰是日记的内在性本身孕育出了公共领域的某些东西。在此过程中，所有追求文学效果的痕迹都消失了。希蕾桑以一种令人称奇的方式创造了本真的、不落俗套的作品。正是她的语言，以及超验的直接在场令她的日记脱颖而出。这些与自己以及与上帝的自然流畅的对话、朴实无华的句子，使得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空间相融汇——一种内在与外在合二为一的典范风格。

自己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在末日时代变得无能为力、无家可归的上帝。如若他不愿消亡，他就迫切需要那些离弃了他的人们。为何上帝创造了人？因为他希望获得承认——这是《古兰经》的观点，不过不只《古兰经》这样说。或许我们还应该补充：因为陷于无助的人类必须拯救陷于无助的上帝，并于人性中保全上帝。

蒙受祝福的是听从命运安排并忘掉生活的其他可能性的人。“当一切陷入绝望时幸福便会袭来。”(Kermani, 2005: 76)“一定还有些别的东西,因为假如不是如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即全部去路都笼罩在消极中的人也仍然珍视一缕亮色,那就是因为心灵不会因恐惧而绝望。”(同上书: 74)人们不是因为失去了希望而痛苦,而是因为不能放弃希望而痛苦。正是心怀希望的人遭受折磨。

希蕾桑的日记虽然读来不免让人觉得天真,却也是绝望的哀哭与严厉的控诉——她的生命在一片孤寂中结束。从红十字会的报告可知,希蕾桑于1943年11月30日被害于奥斯威辛。她对善良上帝的信念与她一同死去。叔本华曾写道:“如果有位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不愿成为他:人世的悲惨会令我心碎。”<sup>①</sup>

我们可以以希蕾桑的日记为出发点,以此来想象人类历史中的恐惧。经历过末日恐怖的人们会拒绝任何一种积极的历史辩证法,也会为他们拒绝承认生活有意义而辩护。然而,希蕾桑既不抱怨也不控诉,甚至对于处死她的人也是如此。在与她自己的无助的上帝的亲密关系中,她找到了慰藉与尊严(不是安全!)。在此关系中,上帝自己变成了没有答案的发问者。

我既无力也无意书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上帝的神学著作。关于自我的知识 10  
与关于上帝在个人生活中在场的知识的联系,对他人(如“宗教意义上的他者”、“民族意义上的他者”、“邻居”及“敌人”)的爱与对上帝的爱的联系,以及无助的自我与自己选择的无助的上帝的联系,所有这些都将成为这种神学的核心关怀所在。这表明,宗教的基础在于,自己的上帝与自己的生活,这两者都是神秘莫测的。唯有悲剧持久现实。

---

<sup>①</sup> Arthur Schopenhauer, *Handschriftlicher Nachlass*, Vol. iii, p. 57 (引文来自 Kermani, 2005: 190)。

当我漫步街边时，你创造的世界让我有颇多思索，尽管这实际上不能说是思索。这更像是尝试以一种崭新的感觉来理解它。有时，我设想自己如同探究历史那样探究当下，我能看到开头与结尾，能将事务放置在整个历史的恰当位置。因而，我丝毫不觉酸楚，也不曾充满仇恨，我感到的是不同于冷漠的伟大的宁静，对此，我满怀感恩。我觉得自己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现状，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最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我与之共事的人尝试拓宽他们的精神视野。他们也没有真正地承受苦难。他们心中的怨恨和盲目的乐观令他们看不清周遭的现实。他们总是被捍卫自己渺小地位的野心所激发和带领。整个世界都肮脏不堪，有时，我颇感沮丧，头耷拉在打字机上，感觉就像在说，我再不能承受下去了。但生活仍在继续，我也越来越了解人们。（Hillesum，1981：170-171）

11 她如何做到不以仇恨对抗仇恨、暴力对抗暴力、攻击对抗攻击？在寻求“高贵的单纯”和“深层的人性”的过程中，令希蕾桑光芒绽放的无疑是她的性格与独特品质。然而，希蕾桑的尊严事实上有更高的源泉，这是一个她与所有人共享的源泉。在她的一言一行之中，我们瞥见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某些印迹。她的日记所努力传达的，正是她自己的独特存在与普遍的个体、普遍的自己的上帝之间的联系。值得赞美、甚至神圣的乃是在她的声音和体验中体现出来的人类。这种典范的宗教个人主义实现了自我超越，因而拒斥任何误认它是自我崇拜的疑虑。

亲爱的希蕾桑，当你还有与你相似的人们将生命托付给自己选择的上帝时，你们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有当上帝是“自己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上帝、世界及人类不再被视为一个统一体，并且“宗教信仰”被从公共领域中逐出而独来独往之时，“自己的上帝”才是可实践的、可接受的、有希望的，以及可设想的。你已经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实现了宗教与宗教性的这种分离；上帝要由你来看顾。从前，人们要

不就是天主教徒，要不就是新教徒，要不就是犹太教徒（要不就是无神论者，要不就是异端分子）。他们出身于某种“官方”宗教，根据那种宗教的要求做出选择，也本着那种宗教的精神孕育和培养孩子。他们带着教会祈福过的武器走上战场，而不论敌人到底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在一个道德上已被恐怖主义的疯狂摧毁的世界，你选择祈求的东西超越了总是鼓吹一致的集体宗教性。你的行动看起来就好像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包括为宗教方面的生活负责。多么危险的观念啊，结局未卜！你接受了自我的观念（在费希特和萨特的意义上），包括彻底的、无情的自由和它所要求承担的责任，以及自己的上帝。即使在人类毁灭之际，这也可能带来希望、爱和生命。这种观点颠覆了历经千年变迁的信仰秩序。提出怀疑与做出决定的个体变成了教会，变成了上帝与信仰的守护者——与此相对，教会自身却变成了异端。

对于每种宗教来说，虔敬者与“他们的”上帝之间的对话都不新鲜。（Kermani, 2005）同样地，灵魂追寻上帝的宇宙之旅也是世界文学中的永恒主题。我们不妨想想但丁的《神曲》、阿塔尔的《苦难记》（*Book of Adversity*）、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托马斯·曼对约瑟夫升至天堂的描述，或格哈特·豪普特曼的《伟大的梦》（*Great Dream*）。文学史家或宗教史家在此看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12  
一种虽然有鬼怪，但在不同时代、语言、幻象与宗教之中遨游的人们仍然渴慕上帝的元喜剧。即使如此，有关自己的上帝的叙事仍然打破了教会的符咒，将人们从教义、仪式及对《圣经》词句的诠释之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了与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标准化的人性化上帝的实践的对话形式。这种世俗的对话形式以相互性为基础，甚至还被民主化了，同时又保留了最终的神秘色彩。宗教曾经宣讲其与俗世难以逾越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是不容亵渎的；现在，宗教却不得不兼容并包。帮助我们的视线穿透自己的上帝之镜的教规已不再存在。毋庸置疑，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谓“自己的上帝”的“自己的”究竟意味着什么？“自己的上帝”还是上帝吗？抑或仅仅是自己的任何东西的偶像